

华 名 家 散 文 精 粹 海 外 卷

海 外 卷

中华名家散文精粹

Zhong Hua Ming Jia San Wen Jing Cui

主 编 柏 嘉



珠海出版社

海外卷

中华名家散文精粹

Zhong Hua Ming Jia San Wen Jing Cui

主编 柏嘉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名家散文精粹·海外卷 / 柏嘉主编. — 珠海:
珠海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 - 80689 - 136 - 6

I. 中 ... II. 柏 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0208 号

中华名家散文精粹·海外卷

Zhonghua Mingjia Sanwen Jingcui Haiwai Juan

柏 嘉 主 编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

终 审: 潘自强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 0756 - 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2

邮 购: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2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

印 制: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2.75 字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689 - 136 - 6 / I · 450

E - mail: fxb@zhcbs.com

网 址: www.zhcbs.com

定 价: 20.00 元

目 录

台静农

伤 逝 (1)

苏雪林

树的沧桑 (4)

梁实秋

东安市场 (7)

暴发户 (13)

酸梅汤与糖葫芦 (16)

林语堂

记纽约钓鱼 (19)

记鸟语 (22)

凌叔华

爱山庐梦影 (25)

余光中

听听那冷雨 (35)

高速的联想 (42)

我的四个假想敌 (48)

王鼎钧

- 中国在我墙上 (55)
- 脚 印 (58)
- 大气游虹 (62)

司马中原

- 握一把苍凉 (88)
- 古老的故事 (91)

琦 君

- 髻 (95)
- 碎了的水晶盘 (100)
- 菜篮挑水 (106)

张晓风

- 玉 想 (108)
-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(117)
-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(122)
- 幽明二则 (126)

颜元叔

- 荷塘风起 (131)
- 英诗误我 (135)

许达然

- 瀑布与石头 (140)
- 土 (142)

洛 夫

- 一朵午荷 (146)

言 曦	
伴	(151)
思 果	
五十肩	(160)
吴鲁芹	
懒 散	(168)
死·讣文·墓碑	(174)
杨 牧	
壮 游	(181)
土拨鼠刍言	(189)
逯耀东	
只剩下蛋炒饭	(196)
子 敏	
一间房的家	(203)
董 桥	
中午是下午茶	(206)
邵 佺	
衰老是个贼盗	(209)
庄 因	
母亲的手	(213)
午后冬阳	(217)
叶维廉	
母亲，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	
——寄给母亲在天之灵	(223)

林文月

白发与脐带 (228)

陈香梅

下午茶 (232)

张秀亚

绿竹庭院可是潇湘? (237)

梁锡华

八仙之恋 (242)

漫语慢蜗牛 (249)

曾丽华

生活的扉页 (253)

亮 轩

瓶里乾坤 (260)

粟 耘

蛇思录 (268)

林清玄

光之四书 (288)

星落尼罗河 (297)

喻丽清

木马还魂 (307)

瞎子·孩子与狗 (315)

林 彧

爱 草 (321)

- 洪素丽
- 海岸之冬 (324)
- 季 季
- 暗影生异彩 (330)
- 荆 棘
- 异乡人 (335)
- 木 心
- 林肯中心的鼓声 (343)
- 席慕蓉
- 红 尘 (347)
- 三 毛
- 小丁神父的女人 (356)
- 苏伟贞
- 来不及长大 (360)
- 奚 淞
- 姆妈，看这片繁花! (368)
- 简 嫔
- 水 问 (375)
- 林 德
- 火 (379)
- 龙应台
- 中国人，你为什么生气 (385)

阿 盛

捉贼巷房客自白录 (389)

周腓力

以吻为礼 (394)

伤 逝

台静农

(1902~1990)安徽霍邱人，作家、学者，散文集有《龙坡杂文》等。

今年四月二日是大千居士逝世三周年祭，虽然三年了，而昔日言谈，依稀还在目前，当他最后一次入医院的前几天的下午，我去摩耶精舍，门者告诉我他在楼上，我就直接上了楼，他看见我，非常高兴，放下笔来，我即刻阻止他说：“不要起身，我看你作画。”随后我就在画案前坐下。

案上有十来幅都只画了一半，等待“加工”，眼前是一小幅石榴，枝叶果实，或点或染，竟费了一小时的时间才完成。第二张画什么呢？有一幅未完成的梅花，我说就是这一幅罢，我看你如何下笔，也好学呢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你的梅花好啊。”其实我学写梅，是早年的事，不过以此消磨时光而已，近些年来已不再有兴趣了。但每当他的生日，不论好坏，总画一小幅送他，这不是不自量，而是藉此表达一点心意，他也欣然。最后的一次生日，画了一幅繁枝，求简不得，只有多打圈圈了。他说：“这是多心啊。”他总是这样鼓励我。

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天整个下午没有其他客人，他将那幅梅花完成后也就停下来了。相对谈天，直到下楼晚饭。平常吃饭，是不招待酒的，今天意外，不特要八嫂拿白兰地给我喝，并且还要八嫂调制的果子酒，他也要喝，他甚赞美那果子酒好吃，于是我



同他对饮了一杯。当时显得十分高兴，作画的疲劳也没有了，不觉的话也多起来了。

回家的路上我在想，他毕竟老了，看他作画的情形，便令人伤感。犹忆一九四八年大概在春夏之交，我陪他去北沟故宫博物院，博物院的同仁对这位大师来临，皆大欢喜，庄慕陵兄更加高兴与忙碌。而大千看画的神速，也使我吃惊，每一幅作品刚一解开，随即卷起，只一过目而已，事后我问他何以如此之快，他说这些名迹，原是熟悉的，这次来看，如同访问老友一样。当然也有在我心目中某一幅某些地方有些模糊了，再来证实一下。

晚饭后，他对故宫朋友说，每人送一幅画。当场挥洒，不到子夜，一气画了近二十幅，虽皆是小幅，而不暇构思，着墨成趣，且边运笔边说话，时又杂以诙谐，当时的豪情，已非今日所能想像。所幸他兴致好并不颓唐，今晚看我吃酒，他也要吃酒，犹是少年人的心情，没想到这样不同寻常的兴致，竟是我们最后一餐的晚餐。数日后，我去医院，仅能在加护病房见了一面，虽然一息尚存，相对已成隔世，生命便是这样的无情。

摩耶精舍与庄慕陵兄的洞天山堂，相距不过一华里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，两家的屋顶都可以看见的。慕陵初闻大千要卜居于外双溪，异常高兴，多年友好，难得结邻，如陶公与素心友“乐与数晨夕”，也是晚年快事。大千住进了摩耶精舍，慕陵送给大千一尊大石，不是案头清供，而是放在庭园里的，好像是“反经石”之类，重有两百来斤呢。

可悲的，他们两人相聚时间并不多，因为慕陵精神开始衰惫，终至一病不起。他们最后的相晤，还是在荣民医院里，大千原是常出入医院的，慕陵却一去不返了。

我去外双溪时，若是先到慕陵家，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。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，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吃酒。其实



酒甚不利他的病体，而且他也不能饮了。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，他这杯淡酒，也不是为了我，却因结习难除，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，听他家人说，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。

后来病情加重，已不能起床，我到楼上卧房看他时，他还要若侠夫人下楼拿杯酒来，有时若侠夫人不在，他要我下楼自己找酒。我们平常都没有饭前酒的习惯，而慕陵要我这样的，或许以为他既没有精神谈话，让我一人枯坐着，不如喝杯酒。当我一杯在手，对着卧榻上的老友，分明死生之间，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。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，感情会一时麻木的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树的沧桑

苏雪林

(1897~1999)女，安徽太平人，作家，
有小说、散文多种。

我一到这个教职员宿舍，种菜之余，便种下几棵木瓜和一棵芒果。木瓜当年便长到人高且结实累累，斜日光中闪耀着黄金颜色，引得篱外行人叩门来问是哪里买来的种子，这样矮便结果，免人采摘之劳，请我告诉种子的售卖处，以便他们去买了种。其实我只用吃剩的木瓜子，并无意种。谁知这院子的土地也作怪，第二年木瓜要长高才能结果，摘取果子非常费事。第三年便一颗都不结。种新的，长到尺高，根部便烂穿一穴而萎死，打听了许多方子，用上许多肥料，只是种不成。靠东墙种的一棵芒果倒长得好，每次结实数百颗，自己吃不完，一包一袋提去送人。这棵芒果树对我的酬报，可说十分丰硕，我戏称它为“填债树”，就是它前生欠了我的债今生变果树来偿。可惜一场台风把它刮得半断不断，我怕它倒下来坏屋伤人，只好用锯将它完全锯断。

朋友替我在前院种下了两棵接过枝的芒果，说从果园里得来的优良果苗，长大后，一定能大结其果，可比我那棵填债芒果树，谁知每树仅能结十几颗果子，味道比那棵填债的差得远。管它，能结得十几颗也聊胜于无。不意从去年一颗也不结了。自从那棵填债芒果锯去后，我即在后院种了一棵，从来未结过半颗果子，而树身则日长夜大，枝叶非常茂盛。我对友人说动物有公



母，树也有公母，想必我这棵芒果是公的，所以不结果。友人闻言大笑，说只闻花蕊有雌雄，未闻树有公母。你的芒果树之不结实，想为了施肥不足。其实我为那棵树，牛粪也买过几包埋它根下，它之不结实，想必不是因它前生欠我债，而是我前生欠了它。现在朋友为我种的两棵称为优良种的雨棵，初尚稍有所结，今则皆戛然而止，想必也因我前生欠它，一并上门追讨吧。既都不肯结实，只好留着作为庭院遮阴之物。

我种有一棵龙眼和一棵荔枝。后者乃珍果，在我园中长不大，仅结过三四颗果子便枯死。前者已长成大树，前几年都有果子可收，果大且甜，可收几百粒，今年则画下了休止符，一粒也不见。

我又种过芭乐、柚子、莲雾。柚子易生蠹，且生树中，没法剔除，也不易结实。偶结一颗，其中肉如败絮，不可食，后来被蠹虫戕杀了。莲雾我已无力施肥，结果纤小而色淡白，也无味，果熟时，随它落了满地。芭乐倒结过一些果实，其后也无故枯死。这种果子，貌既不扬，味亦不见得可口，台湾儿童却最爱吃，似乎其佳妙更在蜜橘苹果之上，不知其理由。有人作过分析，说芭乐含有各种营养质，尤富铁质，有助儿童身体的发育，所以儿童自然欢喜，或者是吧。

种各种果树同时也种将来可以资它遮阴的大树。我们初迁入这个屋子时是一棵树也没有，四面都是空荡荡的，台湾南部夏季太阳可畏，同事们只好雇工来搭棚，客厅、书房、寝室都搭，大小好几个。棚架是粗竹，上面覆盖的是竹席，易于腐朽倒塌，为一劳永逸计，只有种树。我种过一种树，人唤之为洋槐，初种时才粗如手指，我想望它长大不知何年，也只有姑且种之而已。谁知不过数年，便长六七围粗细，枝桠太接近屋子，台风一到，便扫落瓦片，学校派工来修剪，剪去了许多横枝，使这棵大树成了



半身树。后因修剪不胜其烦，学校便下令将全树锯去。锯去后，根部仍并生枝叶，好像树对人的抗议，它也有生存的权利，人不该为自己的便利，这样戕害它。我怕它再成大树，一见这树的枝叶茁出，便加以砍伐，随砍随生，始终不屈。不过树终斗人不过，经过十余年的奋斗，还是失败了，默然含恨而死了。于今只在我后院残留着一截尺许高的枯株，我每徘徊其前，深致疚忱，并凭吊这树英雄悲壮的死！

人们总觉得树木是难长的东西，其实树木长大相当的快速，古人不有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话吗？树木种下土去，只须无灾无害，不过八九年便可成为大树。记得民国六年我在安庆百花亭初级师范肄业将毕业前，学校令各生各种杨柳一棵于校中留念。我所种的一棵，其旁有一井，十九年我再回安庆，看那棵柳树已参天拂地成为合抱的大树，为之骇然，若非树下井尚在，我以为不是我所种的。

《世说新语》言语篇“桓公（温）北征经金城，见前为琅琊时所种柳，皆已十围。慨然曰：‘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’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涕。”五寸曰圆，又云径尺，又云合抱，总之尺度不会甚大，杨柳又是生长最快的植物。桓温做琅琊太守是在晋咸康七年（公元三四一），北征伐燕，是在晋太和四年（公元三六九），时间已过了二十八年，我在安庆女师所种杨树不过经过十三年，便那么大，则桓温所种杨柳经过二十八年，如何不大至十围呢？

桓温之攀条执枝，泫然流涕者，是一种生死之感。他以为树木是生长迟缓而坚固之物，人的血肉之躯，怎可与之相比？他不知人比树木反倒经久，即如我在这个小园中所见树木由小枝而变为大树，由大树而被伐，而枯萎，生生死死，已经几度沧桑，而我尚岿然存在，可以为证。至于庄子所谓以八千岁为春秋的树，或阿里山三千年的神木，或美国七八千年今犹存的红木，又当别论。

东安市场

梁实秋

(1902~1987)原名梁治华，笔名秋郎，北京市人，散文家、学者，散文集有《雅舍小品》、《槐园梦忆》等。

北平的东安市场，本地人简称为“市场”，因为当年北平内城里像样子的市场就只有这么一个，西城也有一个西安市场，那是后来兴建的，而且里面冷冷落落，十摊九空，不能和东安市场相比。北平的繁盛地区看来是在东城。

我家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，步行约二十分钟，出胡同口转两个弯，就到了。市场的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西口的把角处。我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常随同兄弟姊妹蹁跹着去买点什么吃点什么或是闲逛一番。

东安市场有四个门，金鱼胡同口内是后门(也称北门)，王府井大街的是前门，前门往南不还有个不大显眼的中门，再往南有个更不大显眼的南门。

进前门，左手是市场管理处，属京师警察庭左一区。墙上吊挂著一排蓝布面的记事簿子，公事桌旁坐着三两警察，看样子很悠闲。照直往前走，短短一截路，中间是固定的摊贩，两边是店铺。这条短路衔接着南北向的一条大路，这大路是市场的主干线。路中间有密密丛丛的固定摊贩，两边都是店铺。路面是露天的，可是各个摊贩都设法支起一个布帐篷，连接起来也可以避骄



阳细雨。直到民国元年二月间(辛亥年正月十二日),大总统袁世凯唆使陆军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兵变,大掠平津,东安市场首当其冲,不知为什么抢掠之后还要付之一炬。那一夜晚我在家里看到熊熊大火起自西南,黑的白的浓烟里冒着金星,还听得到噼噼啪啪的响。这一把火把市场烧成一片焦土。可是俗语说“烧发,烧发”,果不其然,不久市场重建起来了,比以前更显得整齐得多。布帐篷没有了,改为铅铁棚,把整条街道都遮盖起来,不再受天气的影响。有一点像现今美国的所谓 Mall(商场街),只是规模简陋许多,没有空气调节。

我逛市场总是从后门进去,一进门,靛面就是一个水果摊,除了各色水果堆得满坑满谷之外,还有应时的酸梅汤、玻璃粉、果子干,以及山里红汤、温梓、炒红果、糊子糕、蜜饯杏干、蜜饯海棠,当然冬天还有各样的冰糖葫芦。这些东西本来大部分是干果子铺或水果店发卖的货色,按照北平老规矩,上好的水果都是藏在里面的。摆在外面的是二等货,识货的主顾一定要坚持要头等货,伙计才肯到里面拿出好货色来,这就是“良贾深藏若虚”的道理。市场的水果摊则不然,好货色全摆在外面,次货藏在桌底下。到市场买水果很容易上当,通常两个货主应付一个买主,一个帮助买主挑挑拣拣,好话说尽,另一个专管打蒲包,手法利落,把已拣好的货塞到桌下,用次货掉包,再不然就是少放几个,买主回家发现徒呼负负而已。北平买卖人道德低落在民初即已开始,市场是最好的奸商表演特技的地方。不过市场的货色,至少从表面上看,是很漂亮诱人的。即以冰糖葫芦而论,除了琉璃厂信远斋的比较精致之外,没有不比市场更好的。再往前走几步,有个卖豌豆黄的,长方的一块块,上面贴上一层山楂糕,装在纸匣里带回家去是很可口的一样甜点。

进后门右手有一座四层楼,也是火烧后的新建筑。这楼名为